

## 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编纂考\*

魏洪洲

**内容摘要:**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是一部在清初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南曲谱。该谱撰于《随园曲谱》之后。书成,大约先归山东孔府,后为百龄收藏。它对《南词新谱》的最大发展是调整了其宫调系统和曲牌分类,但在“求全”、“从今”的制谱理念下,对其中例曲几乎予以全部保留。

**关键词:**《南九宫谱大全》 南词新谱 胡介祉 随园曲谱

清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下文简称《大全》)是一部在清初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南曲谱。近代以来,甚为罕见。民国十七年(1928),其六卷残本现于上海,为卢前购得,惜还未做深入研究,就毁于战火<sup>①</sup>。学界考察过该谱者仅钱南扬和周维培二位先生,其研究都是在未能翻检原书的情况下进行的<sup>②</sup>,故难免有所疏漏。近日,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发现该谱的七卷残本(下文简称国图本)<sup>③</sup>,此本与卢氏购本(下文简称卢购本)实为同一种书,而且是同一本书的不同部分,并且国图本所收卷次相对靠前。因书贾随意分合,致二者内容互有参合。今卢购本已毁,欲窥原书风貌,只能借助国图本,故该本弥足珍贵。关于其版本及作者情况,本人有《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三考》<sup>④</sup>一文给予初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戏曲宗元研究”(11BZW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参钱南扬:《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载《汉上宦文存续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183页。

②钱南扬《曲谱考评》:“廿三年夏,有北平之行,道出吴县,谒吴师于奢摩他室,得读是书(胡介祉《大全》)。尽半日之力,录一概要,旋为孙子书兄假去,不复能详其内容矣。”(《汉上宦文存续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221页)。周维培《曲谱研究》:“以上数点(该书对胡介祉《大全》研究结论),是我们在阅读稿本《南九宫谱大全》,并参证《南词定律》时明显地感受到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按:此处“稿本《南九宫谱大全》”非胡氏所撰,作者佚名,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经笔者比对,发现无论其整体框架还是具体内容,与胡氏《大全》差异明显,故不能将二者等而视之。

③现残存六册、七卷。第一册:诸序和仙吕引子一卷。第二册:仙吕过曲一卷。第三册、第四册:仙吕犯调一卷。第五册:正宫引子、正宫过曲、南吕引子各一卷。第六册:南吕过曲一卷。

④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6期。

步考述,现就其编纂、流传等做进一步探讨,求正于方家。

### 一、《大全》成书及流传考

胡介祉(1659-1722后),字存仁,号循斋、茨村、随园、种花翁等,原籍浙江山阴,后改籍直隶顺天府。以父荫入仕,官至河南按察使。中年罢官后,倾心著述,希望通过“立言”以获不朽。《大全》正是这一动机的直接驱使下,精心结撰。胡氏对古代戏曲贡献颇多,除《大全》外,还编有《随园曲谱》和传奇《广陵仙》,并刊刻过钮少雅《格正全本还魂记词调》等。

关于《大全》的编订与流传,钱南扬先生曾推断道:胡介祉除《大全》外,尚有《随园曲谱》一种,《大全》是胡介祉的初稿,而《随园曲谱》为后来重订之稿。并据卷端“珊瑚阁珍藏印”,而判断其为“纳兰性德故物”<sup>①</sup>。周维培先生却认为“胡介祉创稿《随园谱》后,又经过修订整理,最后易名为《南九宫谱大全》”;并且,纳兰氏去世在前,胡氏制谱在后,故《大全》为性德故物的说法显然有误<sup>②</sup>。那么,《大全》究竟成书于何时?与久已散佚的《随园曲谱》是什么关系?它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流传过程?

国图本前有胡介祉序文一篇,明确地交代了该谱的成书情况,因其较为稀见,故全文引录:

音律之义大矣哉!习者多而知者少,藉第欲得其梗概,以范围浅近之耳目,夫亦何难?如必裒集编摩,使谐声协律之流奉若高曾,矩矱规绳而画一也,良非易也。盖引商刻羽,探本寻源,门户体式,格势剧科,声调引序之咸宜;清浊高下,短长疾徐,哀乐刚柔,出入周疏以相济。辨之不爽毫发,按之罔失锱铢,非用物也宏,取精也多。累月穷年,心专志笃,曷由窥厥堂奥,其敢遽卓然成大观也哉?余童年于五声十二律即粗识大意,耳聆丝竹,目睹词章,美好妍媸,间或以己意参其去取。第时方习制举业,揣摩之不暇,未遑营心歌曲,自辑一编。抑见闻未广,宁云识鉴遽精?后游历中外,簿书余闲,征鼓吹数部,童子六七,效斑衣之舞,以娱奉慈颜,乃渐得与之相亲相近矣。于是简往古旧曲,近今新声,播诸管弦,度其节奏。声音格律,有似是而实非,字同而韵异者,莫不低徊反复,婉转思维,务使作者之心传神于歌者之口,登场之曲合拍于击节之声。庶几厘定有成,听古乐而思卧,可知免夫。虽然见闻广矣,识鉴精矣,尚散见诸书,如珠之走盘,未尝贯之而累累也。

归田以来,担荷已息,身世相忘,乃今而后,得以继从前三十余年之未敢、未遑者,思有以竟其业,慰其心焉。顾犹逡巡者二三载。戊寅仲春,偶检

①参钱南扬:《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载《汉上宦文存续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183-184页。

②参周维培:《曲谱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4-145页。

架上传奇、杂剧,不上(下)数百千本,九宫、十三调新旧曲谱,无虑数十种,遂欣然把卷,翻阅数过,爰命笔而纂辑成编,颜曰《南九宫谱大全》。大率本吴江伯英沈君之《南词新谱》,而以各家秘谱参之。夫沈氏自词隐先生以诤部归隐,寄情声韵,博采古今之群书,间存寄托之新制,以创成《词谱》于前。迨其后续,又以家学渊源,迭相唱和,厘订增益,以续述《新谱》于后,而伯英独集其成。前后五十馀年间,阿大、中郎、封胡、遏末无不精于度曲,圣于填词,即中闺之颂柳咏絮者,出其片纸寸幅,飒飒乎皆可按之红牙,谱之金石,沈氏固多才哉!余又何能踵其后尘也?然《语》不云乎:“莫为之前,虽美勿彰;莫为之后,虽盛难继。”况夫伯英尝论冯氏子犹《墨憨词谱》曰:“冯则详于古而忽于今,余则备于今而略于古。考古者谓不如是则法不备,无以尽其旨而析其疑;从今者谓不如是则调不传,无以通其变而广其教。实相济以有成也。”假令生伯英于今日,不知其厘订增益又复何如,余安得不踵其后尘耶!是以遍就《新谱》,增其所有,益所未见。存者,固不妄为删削;阙者,亦不自揣暗陋,稍填补一二。其馀别集杂剧,所采选搜罗亦十四五。至凡正书衬字,标注旁音,悉仍其旧。或迹涉可疑者,互引各谱以相质证,要之与伯英《新谱》先后发明耳。始于戊寅仲春,成于癸未仲秋,历经六载,手自抄录,数易其稿,而后编成。凡若干卷,谓之“大全”者,岂敢遽自以为全书竟无阙略也哉?亦犹伯英继词隐先生之后,而曰“广辑”云尔。乃今而后,昔之未敢、未遑者,庶有以竟其业,慰其心也。夫词隐先生以作为述者也,伯英以述为述者也,余则窃比于伯英者。后有踵其事增其华,更集其大成如余之于伯英,何不可哉?何不可哉?燕越种花翁胡介祉。<sup>①</sup>

由上可知,介祉编撰曲谱的愿望由来已久,但因早年“方习制举业,揣摩之不暇,未遑营心歌曲”;且对音律之义“见闻未广”,识鉴未精,故亦未敢究心此事。直到归田以后,才有机会“以竟其业,慰其心焉”。如此说来,《大全》乃其所编之首部曲谱。该谱始纂于“戊寅仲春”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至“癸未仲秋”即康熙四十二年(1703)八月才得以完成。但此说与杨绪《新编南词定律序》中的有关说法不符:

忆三十载前,薄游山左,时随园胡公为廉使,听猷之暇,征歌选音。遂博采诸家旧谱,斟酌考订,决岁而成书,曰《随园曲谱》,藏为秘笈。绪时留连衙署,忝与校阅,因得乞其全稿而归。<sup>②</sup>

据上文所言,胡氏所编曲谱除《大全》外,尚有《随园曲谱》一种。杨序作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上推三十年,《随园曲谱》当纂于康熙二十九年

<sup>①</sup>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卷首《自序》,稿本,国家图书馆藏。

<sup>②</sup>杨绪:《新编南词定律序》,载《中国古代曲谱大全》(一),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1690)左右。这样看来,该谱远早于《大全》,它才是胡氏编撰的第一部曲谱。

那么,《随园曲谱》是否存在?

因为康乾时期成书的一些曲谱对《随园曲谱》多有提及,如《新定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下文简称《新定谱》):“世以为此曲起自曹(高)玄斋,非也。《随园谱》谓乃【八声甘州】犯【月上海棠】,似是而非,且亦不必也。”<sup>①</sup>再如《曲谱大成·总论》:“胡氏《随园谱》,多时流名家,而病于杂。”<sup>②</sup>还有《九宫大成》:“……但《九宫大全》仍录‘脱二句’之格,题曰【素带儿】,列入正宫。另录《随园谱》同格古词一阙引证。今以补全《玉簪记》阙,仍名【绣带儿】,列在南吕宫正体【绣带儿】之后。至《随园谱》所载古词【素带儿】,《南词定律》易名【素带儿】,收入羽调。”<sup>③</sup>可见,胡氏的确编撰过一部《随园曲谱》。

那么,该谱与《大全》相比,孰早?

既然《新定谱》中已提到《随园曲谱》,《随园曲谱》必早于《新定谱》。另外,有证据显示《新定谱》又早于《大全》。《新定谱》的编者张彝宣,明末清初人,生卒不详。据《新定谱》卷前《寒山堂曲话》和《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可知他与钮少雅、冯梦龙、李玉等曲家相友善。故周妙中先生在《清代戏曲史》中认为:“似乎他与冯氏的年岁应在伯仲间。也就是说:应生于万历初年。”<sup>④</sup>张氏《快活三》传奇有崇祯八年(1635)钞本,所以郭英德先生又将其生年定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之前<sup>⑤</sup>。即使取万历三十八年(1610),康熙四十二年(1703)《大全》成书之时,他很可能已经离世;若在世,亦为九十四岁高龄的老者,恐怕已无精力来编撰《新定谱》。故《新定谱》成书应在《大全》之前,而《随园曲谱》又早于《新定谱》。由此推出,胡氏完成《随园曲谱》在前,编撰《大全》在后。

《随园曲谱》成书之具体时地,尚需斟酌。杨氏说该谱撰于“三十载前”,地点为“山左”,而介祉时为“廉使”。结合胡氏生平经历,此说矛盾重重。首先,时、地不符。康熙二十九年(1690),介祉并不在山东,两年间他已从德州任上离职,并“持母丧还京师”<sup>⑥</sup>,次年“南返会稽,上先塚”,本年十一月,又“移节河东”<sup>⑦</sup>。其次,地点与官职不符。胡氏任职山东时,为布政使司参议,督漕运,

①张彝宣:《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7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64页。

②转引自周维培:《曲谱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4页。

③周祥钰等:《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载《中国古代曲谱大全》(三),辽海出版社,2009年,第1771页。

④周妙中:《清代戏曲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⑤参郭英德:《明清传奇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415页。

⑥朱彝尊:《十家宫词序》,载《曝书亭集》卷三十六,《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

⑦姜宸英:《谷园续集序》,载《湛园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而非“廉使”，不会时常有“听谏”之事。胡氏迁按察使，始于康熙三十年（1691），河南任上。总之，有关《随园曲谱》成书的一些疑问，有待进一步澄清。

因为《自序》中记述了《大全》成书之确切时间，这为“珊瑚阁珍藏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纳兰性德卒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不可能收藏十八年后才问世的《大全》，故此印非其所钤甚明。再说，钤有此印的书籍尚多，诸如刊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渔洋山人精华录》，乾隆六年（1759）杨氏耘经楼的《渔隐丛话》等，梓行时间均晚于纳氏卒年。可见，“珊瑚阁珍藏印”当另有主人。经张一民先生考证，此人系清人百龄<sup>①</sup>。百龄（1748—1816），张姓，字子颐，号菊溪。辽东人，汉军正黄旗。乾隆三十七年（172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官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工诗，与法式善、铁保并称“三才子”，著有《守意龔诗集》。有藏书室名“珊瑚阁”，而“珊瑚阁珍藏印”正是其藏书之印。可见，《大全》曾归百龄收藏。

国图本的首册首页还有“御赐钦承圣绪”藏印。此印“印面为正方形，上部篆刻阳文‘御赐’二字；中部篆刻阴文‘钦承圣绪’四字，四字以‘田’字格均匀排列；印面左右竖刻两龙，龙身细长，四肢夸张，龙头伸向印面顶部与‘御赐’二字相接；龙尾屈曲盘旋在印面下部，并与云朵相衬”<sup>②</sup>。经查，此印为曲阜孔府所制。据《阙里文献考》载：“是年（雍正二年）六月癸巳，祖庙灾。公（孔传铎）素服三日，哭引咎自责。疏入，上遣礼部侍郎王景曾来阙里祭告，传旨慰问。寻，大发帑金，命礼部侍郎留保、山东巡抚岳濬、前巡抚陈世倌率属兴建，而以公共董其事……明年，赐御书‘钦承圣绪’四字。”<sup>③</sup>雍正二年（1724），曲阜孔庙大殿遭雷击，引发大火，被焚为灰烬。雍正皇帝下旨重修。明年，又赐孔氏后人“钦承圣绪”匾额慰问。孔府将其悬于二堂之上，并刻“御赐钦承圣绪”印以示纪念。《大全》上有此钤印，必为孔府旧藏。

既然百龄和孔府均收藏过该谱，孰早？

笔者认为孔府应该在前，《大全》极可能是成书后不久，经孔传铎之手进入孔府。传铎（1673—1732），孔子六十八代孙，康熙四十五年（1706）袭封为衍圣公。据韩葵《予告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六级谥文靖王公熙行状》云：“（王熙）女十人，一适荫生章维贞，三俱未嫁卒，一适荫生河南按察使胡介祉，俱董夫人出；一适衍圣公子孔传铎，母刘……”<sup>④</sup>由此可知，胡、孔俱为康熙朝宰相王熙的女婿，实为姻亲。再说，胡介祉在山东任职

①参张一民：《“珊瑚阁”藏书主人是谁？》，《津图学刊》2003年第4期。

②孟继新，孟景：《孔府珍藏的御制印章》，《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3期。

③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清乾隆刻本。

④韩葵：《予告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加六级谥文靖王公熙行状》，载《碑集传》卷十二，清道光刻本。

多年,他与传铎之间的交往机会应该非常多。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皇帝御制周公、孔子、孟子碑文送至孔府,胡介祉就曾和同僚咸赴阙里,瞻仰御笔。另据《阙里文献志》载:“六十八代传铎……又以审乐尤难以考礼,乃博求律吕之书,冥搜默契,至忘寝食。”<sup>①</sup>看来传铎为研究乐理,曾广求律吕之书,所求之中当然包括像《大全》这样的曲谱。

总之,《大全》稿本由胡氏赠与传铎可能性较大,而赠与时间应不晚于雍正十一年(1733),因为传铎卒于此年。而“珊瑚阁”主人百龄为乾嘉时人,《大全》应该是从孔府流出之后为其所得。各卷卷首均钤有其藏书印,故《大全》在百氏手中尚为完帙,散佚应是后来之事。

## 二、《大全》对《新谱》宫调曲牌系统的调整与融合

《大全》编撰以沈自晋的《南词新谱》(下文简称《新谱》)为底本。胡氏《自序》对此言之甚明:“大率本吴江伯英沈君之《南词新谱》,而以各家秘谱参之。”<sup>②</sup>卷首又特意署明“吴江鞠通生沈自晋重定,燕越种花翁胡介祉增补”,以突出该谱与《新谱》的承续关系。

《大全》在《新谱》的基础上,又有哪些发展?

钱南扬先生认为:“或者《南九宫谱大全》是胡介祉的初稿,以沈自晋谱为基础,所不同者,把正曲和犯调分别排列,把沈氏一门及亲戚、朋友的不知名作品大量剔除。”<sup>③</sup>周维培先生也推测:“胡介祉参修的底本可能是沈自晋的《南词新谱》,但成稿后的著作,则与《新谱》相距甚远。突出地反映在:(一)取消了《新谱》延续沈璟曲谱而来的‘九宫’与‘十三调’的对立,合两种宫调系统为一种;(二)取消了‘慢词’、‘近词’的分类,改作‘引子’、‘过曲’、‘犯调过曲’三种曲牌归类;(三)参考张彝宣曲谱,取消‘仙吕入双调’,将其中曲牌依其格律,还原为双调和仙吕所辖;(四)整饬曲牌引例,将《新谱》中沈氏子侄的曲作、某些未刊曲作如范文若传奇稿本,尽量抽删。”<sup>④</sup>总之,钱、周二入将《大全》对《新谱》的发展归结为:宫调曲牌系统的调整融合和曲例的整饬扬弃。下边结合国图本,检验上述说法是否符合实际。

国图本仅存仙吕、正宫、南吕三个宫调,无法与《新谱》的宫调系统进行全面比较。但残本中仙吕宫尚属完璧,将之与《新谱》展开对比,亦可窥一斑而见豹。二者相较后发现,原属《新谱》仙吕宫的16章引子和仙吕调的5章慢词,悉数出现在《大全》仙吕引子内;而《大全》仙吕过曲和犯调亦几乎囊括了《新

<sup>①</sup>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十,清乾隆刻本。

<sup>②</sup>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卷首《自序》,稿本,国家图书馆藏。

<sup>③</sup>钱南扬:《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载《汉上宦文存续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184页。

<sup>④</sup>周维培:《曲谱研究》,第145页。

谱》仙吕宫和仙吕调所有过曲和近词<sup>①</sup>,即《新谱》中分属于仙吕宫和仙吕调者,在《大全》中已全面合并。可见,《大全》的确“取消了《新谱》延续沈璟曲谱而来的‘九宫’与‘十三调’的对立,合两种宫调系统为一种”<sup>②</sup>。其实做如此处理者并非《大全》一种,更非其首创。张彝宣《词格备考》和查继佐《九宫谱定》已首开其风,此后,将两种宫调系统调整融合已成为清初曲坛的共识。诸如张氏《新定谱》、无名氏《南九宫谱大全》(下文简称无名氏《大全》)以及吕世雄《新编南词定律》(《定律》)等,亦纷纷合“九宫”、“十三调”为一。张彝宣对于合并原因还有详细说明:

昔人多不明其理,遂谓九宫之外,又有十三调;仙吕宫之外,又有仙吕调;正宫之外,又有正宫调。不知正宫乃正黄钟宫之俗名,安得又有调哉!更谓某调在九宫,某调在十三调,强加分离,直同痴人说梦。始作俑者乃毗陵蒋氏,贤如词隐,尚不敢为之更正。自佞以下,可无论矣。<sup>③</sup>

总之,张氏明确指出“九宫”与“十三调”并非对立并存的概念,这一认识是符合实际,超越前人的。《大全》中对宫调进行合并正是受其影响。

胡氏《大全》将《新谱》中两种宫调系统合而为一的同时,亦相应地调整了其曲牌分类。“九宫”和“十三调”作为两种不同宫调系统,各有其不同的曲牌分类术语。前者分曲牌为引子和过曲,后者则为慢词和近词。《新谱》中“九宫”和“十三调”并存,两组分类术语亦同时出现。而胡氏《大全》在融合两种系统的同时,扬弃了“十三调”中慢词和近词之分,保留了“九宫”中引子和过曲之别。并借鉴张彝宣曲谱,将曲牌二分变成了三分即分曲牌为引子、过曲和犯调。犯调从过曲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类,客观反映了其在明末清初戏曲实践中的重要性,即它不仅是曲师将文人剧本搬上舞台的重要手段,还是新曲调的主要来源,故《大全》等将之单列有其合理一面。但将引子、过曲、犯调三者并列存在着明显的逻辑缺陷。引子和过曲的分类标准着眼于曲牌在剧本中的位置、作用及其板式。前者指戏曲中重要脚色登场时所用的第一支曲子,内容多是介绍剧中规定情境,与北曲中的楔子相类似。仅有底板,而无头板和截板。过曲位于引子后,尾声之前,是南套的主体部分,不但有底板,还有头板和截板。而犯调又称集曲,是从曲牌结构着眼,与本调或正曲相对的一个南曲概念,指把几支不同的曲牌,各摘取若干片段(一句、数句,以致全曲),重新加以组织,从而成为一支新的曲牌。可见,三者的分类标准不统一。故而,《大全》的曲牌分类在具体操作中难免发生牵扯。例如,仙吕【蓬莱香】、【春番乐】、【卜算仙】、【多卜算】、【雨中归】五章,虽根据板式等列入引子,但它们在结构上又属犯调。

①《新谱》仙吕宫过曲共86章,仙吕调近词凡5章,除了【羽调排歌】、【三叠排歌】外,均入《大全》仙吕一宫。

②周维培:《曲谱研究》,第145页。

③张彝宣:《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载《续修四库全书》第17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35页。

至于胡氏《大全》中是否取消了“仙吕入双调”？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考察其宫调系统中有无辖曲丰富的高平调，其次要看其仙吕中是否大量涌入原属仙吕入双调的曲牌。

“仙吕入双调”不见于雅乐八十四调以及唐宋燕乐二十八调系统，为南曲“九宫”系统所特有，首见于蒋孝《旧编南九宫谱》（下文简称《旧谱》），辖曲凡 73 章。此后，《南曲全谱》（《全谱》）、《新谱》以及《九宫正始》（《正始》）等不但予以保留，辖曲还大幅增长。如《新谱》中，仙吕入双调录曲达 131 章，为辖曲最丰富的宫调之一。但在清初合并宫调的潮流中，因其来源不明，且名称与其他宫调不类，故往往遭到删除。为分流其所属曲牌，制谱者进行了不同的处理，部分取消了“仙吕入双调”曲谱重新启用了高平调。高平调与戏曲结缘，始于《中原音韵》所列的十七宫调系统。后又见于《旧谱》附录的《十三调南曲音节谱》，但因“与诸调皆可出入，其调曲名皆就引各调曲名合入，不再录出”<sup>①</sup>，故无辖曲。而承续蒋谱的沈璟、沈自晋二谱，直接将之删除。直到钮少雅编撰《正始》时，追求复古，高平调才重返南曲宫调系统，但辖曲甚少，仅 9 章。其后，取消了仙吕入双调的《南词便览》开始重用此调，来分流传统上的仙吕入双调曲牌，故其 85 章高平调曲牌中，有 65 章来源于仙吕入双调。可见，高平调辖曲的丰富与曲谱取消仙吕入双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结论在张彝宣的另一部曲谱——《词格备考》中亦可得到验证。那么，胡氏《大全》是否有这样一个高平调？这就需要将之与《词格备考》的宫调系统做一对比。

|        | 仙吕 | 正宫 | 中吕 | 南吕 | 黄钟 | 道宫 | 羽调 | 大石 | 小石 | 般涉 | 越调 | 商调 | 双调 | 高平 | 商角 |
|--------|----|----|----|----|----|----|----|----|----|----|----|----|----|----|----|
| 《词格备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胡氏大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据上表可知，胡氏《大全》仅知的七个宫调中就有道宫和般涉调不见于《词格备考》，其宫调系统与后者明显不同，没有迹象显示它像《词格备考》一样拥有辖曲丰富的高平调，故亦无证据表明胡氏《大全》取消了仙吕入双调。

另外，有的曲谱则依据曲牌格律，将仙吕入双调曲牌分别归入仙吕和双调。如无名氏《大全·凡例》曾言：“即如沈谱之所谓仙吕入双调一宫，仙吕之于双调，声音迥然两途，合在一处，此大谬也。寒山子新谱削去仙吕入双调一宫，将是宫之曲分隶于商角、高平二调。削去仙吕入双调，则是矣；分隶商角、高平，未尽善也。因而商酌，必使仙吕归于仙吕，双调归于双调，始为妥协。”<sup>②</sup>故其仙吕中就包含了【夜行船序】、【晓行序】等 80 余章原仙吕入双调曲牌。与之相类者还有吕士雄等人编撰的《定律》，其仙吕分得仙吕入双调曲牌 17 章，双调

①蒋孝：《旧编南九宫谱》，载《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台湾学生书局，1984 年，第 54 页。

②无名氏：《南九宫谱大全·凡例》，稿本，藏南京图书馆。

分得 98 章。可见,取消了“仙吕入双调”的曲谱,往往会发生曲牌向仙吕和双调大量转移的现象。反观胡氏《大全》,其仙吕宫虽亦有《新谱》的仙吕入双调曲牌,但数量极少,仅 4 章,分别是【桂花遍南枝】、【桂月锁南枝】、【八仙过海】、【封书寄姐姐】,且它们移宫换调的原因仅仅为了与首曲所属宫调保持一致,无涉宫调系统的融合。故不能从中得出胡氏《大全》已将“仙吕入双调”取消的结论。

总之,胡氏在编撰《大全》时,充分吸收了当时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将“九宫”和“十三调”两种宫调系统合而为一,并且调整了曲牌分类;但没有证据显示其取消了仙吕入双调。

三、《大全》对《新谱》例曲的保留与增补

钱、周二二人关于《大全》整饬《新谱》曲例的说法,主要针对《新谱》新入曲例而言。沈自晋为《新谱》选择例曲时,多取沈氏一门及其亲戚、朋友的作品。这是《新谱》最为后人诟病之处,钱南扬先生批评道:“今《新谱》新入之词,以范文若之作为最夥,盖所以报其推许之情。而沈氏一门,收罗尤广……;一门风雅,令人有鸡犬升天之感焉。”<sup>①</sup>周维培先生亦言:“但谱中过多地辑录了其子侄、甚至侄孙辈的曲作,虽表现了沈门曲家辈出、代有文采,却忽略了制谱示范的严肃性,因而有‘沈门曲选’之嫌。”<sup>②</sup>当他们介绍胡氏《大全》时,特意指出该谱能“整饬曲牌引例,将《新谱》中沈氏子侄的曲作、某些未刊曲作如范文若传奇稿本,尽量抽删”<sup>③</sup>的特点。但笔者经过比对发现,此说与实际不符。下面以《新谱》仙吕宫所引沈氏及其亲友曲作为限,考察它们在《大全》中的增删情况:

| 作者身份 | 作者姓名 | 曲作名称           | 出处     | 《大全》删否 |
|------|------|----------------|--------|--------|
| 沈氏族人 | 沈 璟  | 【望远行】“三冬二酉”曲   | 《珠串记》  | 否      |
|      |      | 【小蓬莱】“良马任驰驾”曲  | 《奇节记》  | 否      |
|      |      | 【光光乍】“早晚嘴喳喳”曲  | 《双鱼记》  | 否      |
|      |      | 【胜葫芦】“昨日衔恩”曲   | 《鸳鸯记》  | 否      |
|      |      | 【葫芦歌】“不是连环计”曲  | 《曲海青冰》 | 否      |
|      |      | 【醉归花月渡】“见人未语”曲 | 《情痴癡语》 | 否      |
|      |      | 【一封罗】“初年运丙丁”曲  | 《凿井记》  | 否      |
|      | 沈自晋  | 【皂袍罩黄莺】“与你从长”曲 | 《望湖亭》  | 否      |
|      |      | 【全醉半罗歌】“美客美客”曲 | 《望湖亭》  | 否      |
|      | 沈治佐  | 【妆台解罗袍】“见彩霞”曲  | 《咏新枕》  | 否      |

①钱南扬:《曲谱考评》,载《汉上宦文存续编》,中华书局,2009 年,第 215 页。

②周维培:《曲谱研究》,第 143 页。

③周维培:《曲谱研究》,第 145 页。

(续表)

| 作者身份 | 作者姓名 | 曲作名称           | 出处     | 《大全》删否 |
|------|------|----------------|--------|--------|
| 沈氏亲戚 | 顾来屏  | 【解封书】“怯春风”曲    | 《咏宿蝶》  | 否      |
| 沈氏朋友 | 范文若  | 【长短嵌木牙】“芳草罗裙”曲 | 《梦花酣》  | 否      |
|      |      | 【短拍带长音】“蕉叶仙姬”曲 | 《梦花酣》  | 否      |
|      |      | 【解醒瓿】“怕锁住细龙”曲  | 《梦花酣》  | 否      |
|      |      | 【一封歌】“明珠掌上圆”曲  | 《鸳鸯棒》  | 否      |
|      |      | 【醉归花月红】“选宿却选”曲 | 《勘皮靴》  | 否      |
|      |      | 【醉花月转红】“已沾村盏”曲 | 《金明池》  | 否      |
|      | 冯梦龙  | 【光葫芦】“可惜那枝簪”曲  | 《新灌园记》 | 否      |
|      |      | 【书寄甘州】“拼一死甚轻”曲 | 《新灌园记》 | 否      |
|      |      | 【解醒姐姐】“只为儿女”曲  |        | 否      |
|      |      | 【解洛索】“喜宾兴”曲    | 《万事足》  | 否      |
|      | 袁于令  | 【解醒带甘州】“一片石床”曲 | 《鹧鸪裘》  | 否      |
|      | 史槃   | 【解醒乐】“论功名”曲    | 《梦磊记》  | 否      |

据统计,《新谱》仙吕宫例曲作者中,为沈氏族入者三、亲戚者一、朋友者四,涉及曲作凡 23 首。以此观之,《新谱》确如钱、周二人所言,有“沈门曲选”之嫌。且其中多非名曲,有些甚至还未刊刻,如沈璟《珠串记》、《奇节记》以及范文若《勘皮靴》、《金明池》等,将之入谱,的确缺乏曲例应有的典范性。但上表亦清楚表明,《大全》并未对此类曲作进行任何删除和替换,而是将其全部保留。另外,《大全》仙吕宫犯调【桂花遍南枝】和【封书寄姐姐】之例曲,亦为沈氏族人之作,分别是沈璟的“要把吾儿提抱”曲、沈建芳的“簪鲈分派”曲和沈幽芳的“他娘在锦机”曲。由此可见,《大全》将沈氏一门及其亲戚、朋友曲作大量抽删的说法与实际不符。

介祉对沈氏一族的曲作非常推崇,认为吴江沈氏自沈璟之后,“前后五十余年,阿大、中郎、封胡、遏末无不精于度曲,圣于填词,即中闰之颂柳咏絮者,出其片纸寸幅,飒飒乎皆可按之红牙,谱之金石”<sup>①</sup>。既然他肯定沈氏作品足为填词楷模,《大全》岂有大量删减之理?

《大全》不删沈氏及其亲友的作品,还与胡氏“求全”与“从今”的制谱理念有关。

胡氏《自序》言:“谓之‘大全’者,岂敢遽自以为全书竟无阙略也哉?亦犹伯英继词隐先生之后,而曰‘广辑’云尔。”<sup>②</sup>可见,胡氏以“大全”名谱,正反映了其兼容并包的制谱追求,即希望把各种牌调都“广辑”谱内,使之成为南曲

①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卷首《自序》。

②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卷首《自序》。

谱中之全备者。故胡氏对《新谱》重在增益,而非刈冗:“是以遍就《新谱》,增其所有,益所未见。存者,固不妄为删削;阙者,亦不自揣暗陋,稍填补一二。其除别集杂剧,所采选搜罗亦十四五。”<sup>①</sup>下面还以仙吕一宫为限,比较《大全》与其他曲谱对曲牌的增删情况:

|          | 旧谱 <sup>②</sup> | 全谱 | 新谱  | 正始  | 寒山曲谱 <sup>③</sup> | 新定谱 | 胡氏<br>《大全》 | 无名氏<br>《大全》 | 定律  |
|----------|-----------------|----|-----|-----|-------------------|-----|------------|-------------|-----|
| 曲牌<br>数量 | 66              | 92 | 114 | 120 | 90                | 38  | 179        | 212         | 173 |

如上表所示:随着时代发展,各谱中仙吕曲牌的数量亦在增加,但到了胡氏《大全》时,其数量却发生激增,录曲达 179 章。不但是首部南曲谱——《旧谱》的三倍,比之前辑曲最广的《正始》还多出五成。甚至成书于 17 年后的《南词定律》,所收曲牌数量亦未能超过《大全》。无名氏《大全》的仙吕辖曲虽然多出 30 馀章,但考虑到该谱取消了仙吕入双调,该调所属大量曲牌向仙吕转移这一事实,其新增曲牌的数量亦极为有限。由此可见,胡谱在曲牌收录上用力之勤,搜罗之广。曲牌至该谱已颇为齐备,名以“大全”,实非过誉。试想,在此理念指导下,《大全》怎会轻易删除《新谱》中原有之曲?

胡氏“从今”的制谱理念明显是受《新谱》的影响。明清之际,曲谱编撰分为“从今”和“从古”两派,《新谱》是“从今”派的典型代表,故明中后期的作品构成了《新谱》增补“新声”的主体。

胡氏在《自序》中明确表示要“踵其后尘”,故就在徐于室、钮少雅、冯梦龙、张彝宣等制谱者纷纷以溯源复古为己任,对宋元旧曲、前代古谱表现出极大热情之时,胡氏却在“从今”方面,走得更远。对此,从其对新曲调的辑录上可见一斑。现将《大全》仙吕宫新入曲牌中,来源可考者罗列如下<sup>④</sup>:

辑自宋元戏文者:《杀狗记》一<sup>⑤</sup>、《卧冰记》一、《幽闺记》一

辑自明初传奇者:《冻苏秦》(苏复之)一

辑自嘉靖时期传奇者:《明珠记》(陆采)一、《西厢记》(李日华)三

辑自万历及其后传奇者:《牡丹亭》(汤显祖)八、《双珠记》(沈鲸)一、《奇梦记》(季世儒)二、《桃花记》(金怀玉)二、《新灌园》一、《洒雪堂》一(以上冯梦龙)、《占花魁》(李玉)一、《燕子笏》一、《春灯谜》一(以上阮大

①胡介祉:《南九宫谱大全》卷首《自序》。

②表中《全谱》、《新谱》、《正始》曲牌数量既包括仙吕宫,又包括其仙吕调曲牌。

③《寒山曲谱》和《新定谱》中未收引子。

④《大全》新入曲调中有些未列例曲,而例曲引自散曲者又往往不标作者、出处,故笔者只调查统计例曲出自戏文、传奇者。

⑤作品后数字表示《大全》从该剧中择录的曲牌数量。

铖)、《西楼记》一、《鹌鹑裘》三(以上袁于令)、《诗赋盟》(张琦)一、《玉楼春》(谢宗锡)一、《海潮音》(张大复)二、《三生果》(佚名)一

由上可知,《大全》仙吕宫新增牌调出自宋元戏文者仅3章,明初传奇者1章,嘉靖传奇者4章,而万历以后传奇者高达27章。可见,明中期后,特别是万历以来的作品是《大全》辑录新调的主体。而沈氏及其亲友的创作均集中在此时,正好反映了明代曲坛新变,与胡氏重点关注之处相合,《大全》怎会轻易将之从谱中逐出?总之,无论从国图本录曲实际,还是从胡氏制谱理念上考察,《大全》将沈氏一族及其亲友的作品“尽量抽删”的说法不可信。

综上所述,《大全》是胡氏在《随园曲谱》之后编撰而成的一部南曲谱。成书之后,大约先归山东孔府,其后又为百龄收藏。此谱对《新谱》的最大发展在于调整了宫调系统和曲牌分类,但在“求全”、“从今”的制谱理念下,对《新谱》例曲几乎全部保留。

【作者简介】魏洪洲,男,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文学。

\*\*\*\*\*  
·书讯·

### [康熙]池州府志(全五册)

精装 16 开 定价:3500 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出版

清马世永纂修,李月章续修,康熙五十年(1711)刊刻、乾隆五年(1740)重修,共四函二十册,前有魏学诚、曹曰瑛、马世永序。虽然历史上十多次修纂《池州府志》,但都不及康熙辛卯本收录之丰,考据之精。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康熙刻本国内收藏有四家,其中只有天津图书馆拥有全帙。乾隆五年重修刻本,目前收藏者仅二处,一是国家图书馆,一是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今据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由庄华锋教授整理并撰写详细前言,卷末附录《赋役全书·池州府所属六县》。